

雜憶與隨筆

著者◎殷海光

殷海光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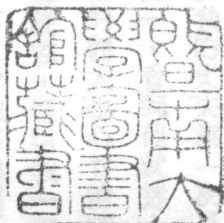
681637

C52
924
9

筆隨與憶



90080340



殷海光全集

雜憶與隨筆

殷海光全集

玖

著 者◎殷海光

發行人／賴阿勝

出 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地 址／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 話／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886-2-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印 刷／東良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0年2月(印數1~2000本)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 價／120 元

ISBN 957-551-090-9(套)

ISBN 957-551-092-5(第九冊)

《殷海光全集》序

我是一九四五年美國原子彈投在日本後與我的丈夫第一次見面。他剛從印度退役回國，來重慶找工作，暫住在我娘家。那時我十七歲讀高一，看到他就迷上他，認為他是世界上最有學問、最了不起的人，一心要跟他一輩子，即使做他的佣人也心甘情愿。雖然偷看到他寫給我哥哥的信，說他要獨身一輩子，但是不知為什麼信心那麼強，堅信我一定會得到他。我的父親雖然欣賞海光的才學，尤其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但非常反對我與他相好，想盡方法阻止。加上正逢國共兩黨打仗，兵荒馬亂，整個中國一片混亂，海光與我一直分離兩地，所幸通信從未間斷。一九四八年底我們逃到湘潭時，海光突然寄來一本很厚的哲學書（海光的來信父親多半過目，而且還

問我爲什麼我們每到一處他的信就來了。我父親對這本書覺得很怪，每天躺在床上讀一陣，每次讀讀便睡著了。有天他突然從床上跳起來，一邊大叫，原來他發現有兩條拉成長形的金戒指藏在書的訂線邊內，這是海光寄給我去臺灣的旅費，他在信上不敢提，我也不知道，居然被我細心的父親發現了，他感動的對我說：「海光不完全是個書呆子嘛！我的小女，共產黨馬上要來了，我做爸爸的再也不能保護你，只好讓你去臺灣與海光相聚。」說完我們父女相抱痛哭。

與海光結婚後，他的生命絕大部份花在讀書、教學及寫作。他的著作及言論提醒人們對民主自由的覺醒及追求，但帶給他自身及他的家庭災難與逼害，也帶給他的朋友及學生們災難及逼害。有一次他對我說：「我也不是那麼笨，要吹牛拍馬、說歌功頌德的話，混到一官半職，然後出國一走了之，誰不會？只是我的良知和個性使我做不出來。」

一九八九年是股海光逝世廿周年，不知爲什麼今年特別不平凡，首先是中國，接著波蘭、東德、捷克等共產國家風起雲湧的向獨裁集團、恐怖統治者挑戰，千千萬萬人要求民主、自由及人權。假如股海光今天活著，他一定會激動得睡不著、吃不下飯。多麼令人震撼及興奮的事實發生，而且發生得這麼轟轟烈烈！

廿年前股海光被國民黨圍剿逼害，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接著海光罹患胃痛，甚至主治及手術醫生說他只能活六個月，國民黨仍不讓他去哈佛大學做研究員。

他在臺灣大學任教職的學生們莫名其妙的被解聘，朋友及學生們被捏造罪名坐牢受苦刑。我一人剛到美國時做過傭人，做過大廚，每天在餐館工作十四小時，凌晨三時才能回家睡覺。我們的不幸及犧牲值得嗎？看到今年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使我覺得殷海光所說所寫的是對的，我們大家受苦犧牲在極權國家是必經的過程，是值得的。

《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我必需感謝夏道平先生，以及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王曉波、胡基峻。沒有他們的奔走與協助，全集是不可能出版的。尤其是陳宏正，近十年來，由於他的策劃與努力，使得殷海光的著作與精神，重新獲得大家的認識與肯定。臺大哲學系林正弘負責全集編務，賴阿勝先生不怕困難，擔負起全集出版的責任，我都必需深深的予以感謝！

殷夏君璐

一九八九年聖誕節於美國

《殷海光全集》編者的話

殷海光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年。二十年來，港臺之間先後出版過多種專集，選錄他的論著、書信，或他的門生故舊懷念和評論他的文字，但迄今未有重印他全部著作的計畫。桂冠圖書公司爲了紀念這位勇敢的書生，決定把他一生所寫過的全部文字，以及他的親人、朋友和學生所寫的懷念和評論文字，重新整理編排，分冊印行。

本套書取名爲《殷海光全集》，並不意涵已收入殷先生的全部文字，而只是表示編輯的理想目標而已。我們依據已經出版的各種選集，參考某些選集中所收錄的殷先生著作目錄表，並多方訪求殷先生的親友和門生，儘可能蒐集完備，分類編排。但遺漏缺失，勢所難免。在此，我們一方

面要向以前編過殷先生選集和著作目錄表的各位先進，以及提供資料和消息的各位朋友，表達我們的敬佩和感謝之意；另一方面要懇求大家繼續指教，使本全集再版時能更為完備。

本全集除了「專書」之外，將殷先生的單篇文字分成《政治與社會》、《學術與思想》、《書評與書序》、《雜憶與隨筆》及《書信集》五部分。別人所寫的懷念及評論文字則另成一單元。各部分文字大都按發表或寫作的時間先後，順序編排。「專書」包括殷先生就特定專題所撰寫的單行本、教科書，以及成冊的翻譯作品。他所寫的邏輯教科書《邏輯新引》，幾乎每一講都利用邏輯題材，借題發揮。他譯述英文書籍，也常在譯文中附加許多「譯者的話」，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都有助於瞭解殷先生的思想。唯獨他少年時代所譯《邏輯基本》一書，因內容過於陳舊，且未在譯文中附加譯者的意見，我們仔細考慮之後，決定不收入全集之內，而只把他所寫的譯者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此外，殷先生在世時所出版的單行本，有些是由已發表過的單篇文章集結而成的。《思想與方法》一書即是如此。對這種單行本，我們決定把其中所收錄的文章，按其性質及發表之時間，分別編入單篇文字的五部分之內，並將其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而不再以專書形式印行，以免重複。

在單篇文字方面，《書信集》部分最不易收錄齊全，其次是《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勤於寫信是他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的，但收信人未必有保留書信的習慣，且散居海內外各地，訪求不

易。有些書信只記月日，未標明年代，從書信內容無法斷定其何年所寫，收信人也無明確的記憶。這一小部分書信，自然無法按寫作的時間先後，正確編排。在《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日報》所寫的社論，因未署名，不易認定。我們暫且只收錄能夠確認的文字。我們盼望讀者，尤其是殷先生當年在《中央日報》的同事，能夠提供資訊。

懷念和評論殷先生的文字，除了收集他的親友和學生所寫的文字之外，還選錄了一些從未和他見過面的年輕學者所寫的論文。此外，我們也把已經出版的各種殷先生選集的編者序言收錄在這部分文字之內。這些序言，一方面表達了編者對殷先生的懷念與評價，另一方面讓我們明瞭殷先生的著作在其去世後重印發行的概況。

我們以謹慎的態度和惶恐的心情來編這套全集。這是一種榮譽，也是一份責任。

林正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我憶孟眞

殷海光先生遺著 臺灣大學出版

目錄

△殷海光全集▽序·····	殷夏君瑤·····	二一
△殷海光全集▽編者的話·····	林正弘·····	一五
我憶孟眞先生·····		一
西行漫記·····		一三
當街接吻·····		三七
從卡片說起·····		四一
快！更快！·····		五三
書·····		七三

小遊，小談·····	七九
顯明的對照·····	八九
顏色問題·····	九五
一點印象，意見·····	一〇三
從口頭語看·····	一〇九
風格與才幹·····	一一五
玻璃花·····	一二九
唐人街·····	一二九
華盛頓湖畔·····	一三三
和尚讀邏輯·····	一三七
基本假設·····	一四一
我們守住那一層樓？·····	一四七
我被迫離開臺灣大學的經過·····	一五五

我憶孟眞先生

——自由巨星之殞落

「你年青人火氣怎麼這樣大？」

這聲音還繚繞在我耳際，像是昨天的事。爲了一件與我有關底事，認爲傅先生的處置不甚適當，和他辯論。我有點生氣，最後幾乎和他吵起來。這是許久以前的事了。

不幸的事突然發生。

「傅斯年先生昨夜死了！」

「唔！什麼？」

「傅先生死了！」

我憶孟眞先生

「那裡會？」

「已經死了！腦充血死的。」

我木立著，觸了電似的。我驚愕！我恐怖！我像立在曠野而失去護翼的羊，預感到狼群之來襲。一陣暗影立刻籠罩著我。

孟眞先生底死訊，迅速地傳播開去。成百成千的青年學子、教授、讀書人，具有自由思想者，都因他底死而震驚，而傷痛。這些日子，我所遇見的熟人，無論與孟眞先生有無關係，無論與他識與不識，都因他之死而難過。這是我平生僅見的一次對於個人之死的普遍而真誠的悲傷。我個人對於他是敬愛的。因而，他底死對於我是一種心靈的創傷。

孟眞先生何以感人如此之深？

這好像是中國人的傳統心理習慣。一個人在生時無論怎樣遭人詬病，一死便一了百了，不好的也變成好的。我不這樣想，我也不這麼說。人死了，一切活動停止，不好的那能變好？我不能跟著別人後面歌頌已死的孟眞先生。但我也不能見別人糟蹋死者。我只願意抒發我個人底感受。

孟眞先生並非「完人」。實際的事物沒有如理念（Idea）之完美。這話柏拉圖早已說過。孟眞先生既是實際的人，那能完美而毫無瑕疵可尋？孟眞先生九泉有知，以他底心胸之豁達，和爲人之率眞，一定首肯此言吧！只有在極權空間，需要爲「領袖無失論」預留理論的張本，才說

世上有完人。民主國家沒有這樣的「哲學」。孟眞先生最顯著的缺點似乎是過於自信。過分勇於負責，大事暫且不提，小的有趣的例子可以使我們窺見一二。他好下象棋。有一次，他和他底車夫下棋，要我旁觀。我看他底棋術「實在不敢恭維」。我自己底棋術雖不太好，可是做他底參謀綽綽有餘，於是乎忍不住嘴從旁助戰。然而，他硬是不信，硬是要自己胡走，結果弄得大敗虧輸哩！

我懷念孟眞先生，並非因爲他做過「大學校長」或「研究所長」，這些頭銜，在書生心目中已引不起崇敬，亦若更大頭銜在老百姓心目中之已引不起崇敬。近若干年來名器之被敗壞，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末世。我之所以懷念孟眞先生，也不是因爲他底學識好。孟眞先生死後，許許多多人將他底學問形容得無所不通和無所不精的樣子。比如說，有人說他對於歷史、語言、心理、哲學、邏輯，和相對論都有深刻的研究。老實說，我對於這種捧人之法不敢苟同。這種捧人之法，不是客氣，便是情感用事。誠然，孟眞先生所學是很博的。但是，凡屬真正弄點學問而且懂得現代學問之性質的人，可以知道弄現代學問而精通一個部門之中之一二支都是很難的事，必須悉力以赴才能冀有所成。以愛因斯坦之才之智，一生也只得得一個相對論。世上那有一人而兼幾個愛因斯坦的？關於歷史和語言方面，孟眞先生底成就諒必相當可觀。而且我在這一方面更不應置一辭。關於哲學和邏輯方面，我只覺得他的直覺能力（Intuitive power）很強，他在哲學的某些大脈絡上把握得住；對於邏輯算是有些Taste。在這些方面，他確乎比我所碰見的許多教

哲學或邏輯的人高明。但是否算得「精深」，那恐怕需要考慮了。即使，即使孟眞先生底學識確如許多人讚揚的那樣，最多也不過引起我佩服，絕不能引起我敬愛。若干年來，學有專精，或藝有專長的人多矣！然而，有幾人不見了權勢低頭？有幾人不見財起心？有幾人不見官爵而變節？這些人，雖然學有專精、藝有專長，對於這個樣子「世道人心」何補？對於這個崩潰的國家何益？恐怕，恐怕恰恰相反，他們爲了向權勢低頭以獵取官爵利祿，反而推波助瀾，因之加速權力底腐潰，於是乎殃及人民吧！我之所以懷念孟眞先生，因爲他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有是非之心的人；因爲他是一個讀書人，而且是一個有至大至剛之氣的讀書人。如今，在眼面前跑來跑去的，有幾人算得是合於人底定義的人，實在很成問題。而有幾人有是非之心？現在有許多人，看起來衣冠楚楚，其實，不過像製了酒的糟，原形雖在，精華盡失，靈魂沒有了，什麼正用都沒有了。中國讀書人本來就不夠多。而近年來具有至大至剛之氣的讀書人尤少。許多人是見理不眞，看事不明，於是乎不是隨波逐流，便是被權力者玩於股掌之上。有的人聰明，心中明知不對，但耐不住窮，不甘寂寞，爲利欲所薰，爲權勢所持，還是照樣口是心非。孟眞先生不是這等人，不是這等讀書人。他是一個有是非之心的人。他是一個具有至大至剛之氣的讀書人。我之所以敬愛他以此。而這樣的好人，偏一個一個地死去，怎不令人難過？

許多人詬病五四運動。我並不以爲五四運動是毫無毛病的。至少五四運動所產生的副作用，

與布爾希維克洪流會合起來，形成中國空前所未有的暴亂集團及其騷動。五四運動底許多作用，亦若許多帶有群眾性和變革性的初期運動一樣，不易避免地有著衝動、幼稚、浪漫，和狂妄的成素。然而，無論如何，五四運動所代表的時代是一個富於感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年輕的知識分子，生機洋溢、情意奔放、智力活潑。無論如何，這個時代爲中國之現代化奠定了基礎。比起目前之半生不死，我寧願選擇這一個時代。孟眞先生是這個時代底產兒。同時，他底作風也代表著這個時代底作風及其應然的正常發展。

尤其難能可貴的，他能始終一貫地保持他底作風、精神、和格調。

五四當年底風雲人物，在學問和事業上有成就的確乎不少。可是，能始終保持當年那一股勁兒的却不多。有之，其唯孟眞先生乎？也許由於年齡吧，也許由於世亂底摧折吧，也許由於現實環境底斲喪吧，好些當年的健將，如今現得「用舊」了，有的甚至暮色藹然，無復當年勃勃英氣。而孟眞先生則不然。他還是做學生的時代那樣活潑，還是那樣鋒芒畢露，還是那樣盛氣凌人，還是那樣愛開玩笑。凡見過他的人，無不覺得他是個老少年。當年他是那樣反權威，今日依然是那樣反權威。當年他是那種傲骨，今日依然是那種傲骨。他沒有向任何權勢低頭過。他之爲文痛斥權貴，這種精神與作風和他在五四時代之反權威是一貫的。當年的人物至今若他之大氣磅礴者其有幾人？近十餘年來，他雖然與政治圈子接近，但他不獨沒有染上一絲一毫官僚習氣，而且他

的心還是書生的心，他的想法還是學者的想法，更不用說他不曾利用這些機會來獵取一官半職了。這種難能可貴的風骨，正是學界中人一提起「傅孟眞」三個字比提起什麼大官大吏都肅然起敬的理由。

說到這裡，我不能不順便一提。近來有人在紀念他的文字裡，說他「擁護」什麼什麼。我看到這個尾巴，心中真是難過。我雖然沒有和孟眞先生相交多少多少年，可是，無論在他底行動和言論之中，我找不到半點「擁護」什麼的跡象。我們不能說孟眞先生一點也不敷衍環境。但，這不過是敷衍環境，爲的是減少辦教育的阻力而已。如果一定要說他「擁護」什麼，大家只看到他「擁護」學術自由獨立，「擁護」國家，「擁護」反共抗俄而已。此外不見他「擁護」什麼。他不大對我談政治。偶然有一次提起時局，他將背靠在書櫃上，歎了一口氣說：「我愈離開政治中樞愈是向心的；愈接近政治中樞便愈厭惡。」是的，「反對」什麼的話，我倒沒有聽他說過。但是，不「反對」並不等於「擁護」啊！五四詞彙中可曾有「擁護」二字？活人何必拿死人做陪襯呢？傅先生之死，使我感觸起我們讀書人底命運。這十幾年來，我們讀書人安身立命之處何在？學術思想自由又在那裡？

這十幾年來，學術思想大部不是作了政治工具，便是作了權力底掩護或飾品。造反的人要利用學術思想來「說個道理」。企圖鞏固權勢的人則假借學術思想以作訓練的工具。這樣，可就難